

巩县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巩县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巩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

目 录

贾谦益同志二三事·····	张廷珍 马清湘 (1)
回忆父亲张雪林·····	张承琪 (6)
郝纯鑑同志生平资料	
回忆父亲的革命活动·····	郝聪敏口述 尚传统纪录 (7)
忆巩县抗日县政府县长郝纯鑑·····	张维汉 (9)
郝纯鑑同志碑铭·····	(10)
阎作霖事略·····	白凤楼 (11)
有关阎作霖的史料·····	阎培元供稿 (13)
先父李显白公传略·····	李秀岐 (15)
回忆先父陈灼三辛亥革命事迹·····	陈浴春 (18)

经历简述·····	张静吾 (20)
樊近恪简况·····	刘陶令 (22)
常香玲学艺·····	陈华策 (25)
爱国名僧一释德根传略·····	李进永 贺志军搜集整理 (27)
山沟里的启明星——记眼科医生白文兴事迹·····	县委宣传部供稿 (28)
名中医王力治病两则记·····	刘陶令 (32)
何汉忱事略·····	李建仁 (33)
庞国钧传略·····	庞友仁 (35)
刘治堂传略·····	孙志威 (36)

刘镇华传略·····	马树功 (38)
马永旺传略·····	李秀岐 李进永供稿 袁怀恩整理 (49)
焦金星小传·····	谢涵三 (53)
刘茂恩小传 (旧文献资料)·····	河大历史系马树功提供 (55)
张永甫墓志铭 (陈润德撰文)·····	陈华策、刘庆昭提供 (57)

编纂《巩县志》人物收录的时限、范围和原则	(58)
----------------------	------

编后

责任编辑：陈庆照

校对：白本五 薄芝岩 贺志军 袁怀恩

贾谦益同志二、三事

张廷珍 马清湘

贾谦益同志名树勋，南阳县人（按：系西峡县人），早期的共产党员，做过长期的地下工作，曾任登封县地下党委书记，河南省立四区联合中学训育员，豫西专署司法科长。1945年皮部南下，贾谦益同志留豫西工作，不幸在巩县神堤被捕入狱，于11月上旬在小关英勇就义。

我等是贾谦益的学生，又是抗日根据地的人。现将贾老师的部分革命情况略述于后：

在 登 封

1949年7月上级党派贾谦益同志到登封县任县委书记。初到时的白栗坪一带李纯如（地下党员）同志家住了三个月，因被人告密，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逮捕老贾同志，他即从棉沟秘密搬二畹沟陈天佑（地下党员）同志家居住。

到陈家后，老贾同志为了掌握情况，有的放矢地开展地下活动，立即在陈天佑同志家的东大门上的小房内召开了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的人员有：郭渊博、徐天知、李纯如、李文正、刘丙章、陈天佑等地下党员。

会议分析了登封县当时的革命形势，敌人的动态，党员的思想情况等。通过研究，会议认为敌人嚣张气焰有所抬头，部分党员，思想情绪有些低落，登封革命形势有开始走向低潮之势。针对以上情况，决定对全体党员开展阶级对比教育，稳定思想，振奋精神，提高警惕，时刻防止敌人破坏。要求工作上要机智灵活，沉着冷静。对思想不坚定的党员耐心教育；教育无效者，可暗地清除出党，并监视其行动；如确有破坏行为者，可暗地除掉。会后在二畹沟清洗了姚根聚、刘胡兰两个党员。由于监视严密，该二人没有破坏行为。

1940年元月登封地下党被反动头子申玉森告密，遭到了第一次破坏，共被捕30人左右，其中党员11人，即张金良、徐天知、尹保民、刘大中、刘全中、申中央、吴秀平、王高印、王质夫、杜心田、付世温等人。另外还有进步人士统战对象白天斌、付景南、张宽甫、秦志高等十数人。

值此敌人气焰嚣张，革命遭到损失，人民情绪遭受挫伤的严重时刻，贾谦益书记冒着生命的危险，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立即在陈天佑家召开了第二次县委扩大

会议，研究对策，制定措施，决定迅速在全县开展文化攻势，大力宣传教育人民群众，分清是非，正视现实，振奋精神，坚持斗争，打击敌人嚣张气焰。会后贾谦益同志亲笔起草了一份《告全县同胞书》（当时传为好人遭难歌）经组织转到偃师槐庙印发到登封全县有关部门，张贴全县各个村庄。《告全县同胞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众同胞坐两旁细听我谈，听我把地方事详表一番。好教员为人民遭到苦难，学生们苦读书为民抗战。白天斌当主任造福六联，众百姓享幸福人民称赞。付景南当主任一文不食，穷苦人都说他为民做官。王高印当主任灰尘不染，人人都称他是父母清官。因为此坏蛋人说他共产，戴红帽陷害他去受训练。同胞们看好人身受屈冤，全县老百姓共感凄惨。……

另外在打击敌人方面，还利用登封县士绅中的进步派（接受统战）与顽固派的矛盾，开展统战宣传鼓动工作，打击敌人。即联络代表进步势力的绅士李子化、杜文培、张宽甫等，揭露顽固派头子国民党县长牛明恕的罪恶事实，再出谋献策，以牛明恕勾结地方士绅王申秋石、王先觉、申玉森、王志明等抓卖壮丁，私派粮款，索取民财，利己害民，弄得民不聊生，背井离乡、死于外地者不计其数等十大罪状，掀起进步人士公开状告牛明恕的运动。结果把即将提升为洛专专员的牛明恕活生生地告死了，为民除了一害，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人民斗志。

同年春，贾谦益同志为了在登封谋一“合法”身份作为掩护，便于更好地进行革命活动，又在陈天佑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研究决定集资开挖人份小煤矿。后因集资不继，被迫停工。原任矿经理的郑占标同志应付不了帐户的讨帐，贾谦益同志设法通过组织把郑调到延安学习，既给解脱了困境，又为革命培训了干部。

后来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沦陷，时局紧张，敌我斗争更为复杂。党为了不暴露同志，七月调贾谦益同志离开登封。由于形势变化的需要，登封党组织受命进行隐蔽斗争，保存实力。

在 四 区 联 中

华北沦陷，四区联中于1939年7月由济源专区迁往荥阳东关。1940年秋，贾老师受上级党派遣到该校担任训育员。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接触较多，我们感到贾老师知识渊博，懂得许多革命道理，为人正直，平易近人。他经常在课余时间和学生谈天。当时大部分学生看到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日寇侵华鲸吞蚕食的疯狂，流传着“中国不亡，誓无天理”的悲观论调。这时贾老师常对学生讲：“中国不会亡，蒋介石不能救中国，就有人能够救中国。”这句话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豫北过来的学生和黄河南新收的学生中间常闹地区纠纷，有时严重到各自准备武术器械（刀、棍），准备打架。贾老师知道后，即对双方进行团结教育：大汉族主义不对，可是地方民族主义也是不对的，青年学生不应该有地域观念，我们的大目标是一致的，应该亲密团结起来。这样把将要发生的风波，平息在萌芽时期，并且给学生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贾老师对学生亲密无间，教育有方，在学生中间享有崇高威望。当学生买到新笔记本时，他便主动在本子扉页上给学生题字，曾题有“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团结、奋斗，救中国”等，鼓舞学生树雄心，立大志。他为了进一步把学生引入革命的航程，在学校吸收进步学生成立了“时事研究会”，初有十几人为会员：郭颖生、马清湘、于海阔等。他动员学生时说：“成立这个研究会，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形势的发展”。活动内容是贾老师从《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等报纸上选摘要闻让学生抄录存册，作为研究资料，从这些资料中使学生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时隔不久，学校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几次夜间遭到包围搜捕，地下党员负责人杨弼臣老师被捕入狱，贾老师下落不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学校，连参加“时事研究会”的学生也列入了国民党县党部的黑名单。当时这些学生才意识到“时事研究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都先后离开学校，逃避外乡。

在 豫 西 专 署

1944年9月皮徐抗日先遣支队来到豫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豫西行政专署在巩县中沟成立，贾谦益同志任司法科长。专署在上庄。当时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追歼国民党地方残匪，巩固根据地，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发展抗日武装。民主政权建立后，为了解救贫苦大众的苦难，提高生产，增进抗战力量，颁布了倒地政策，建立倒地机构，开展了倒地运动。老贾同志在此项运动中督促检查，经常深入基层区、村，宣传发动群众，并组织试点，取得经验，指导全面。在具体问题上，不管买主态度如何，千方百计落实政策，妥善处理。在新中搞倒地试点中，一个买主较卖主富有，买主不愿倒地，经动员无效，老贾就给卖主出主意，让买主给卖主拿钱，协商后买主同意了，拿了钱。几天后又通知买主说，原来拿的钱太少了，卖主仍要倒地，又让买主复价，买主勉强又同意了，又复了价。又几天后，再次以上述理由通知买主再复价，买主把三次地价合起来一算，觉得不合算了，主动找到老贾说同意将地倒给卖主。就这样银地两交，落实了政策。

另一案是米河地主马金寿，灾期将地卖给农民马迎喜。马迎喜根据“富不倒贫”的政策不愿倒给。上诉到专署，老贾同志坚持原则，讲明政策，斥责了马金寿，并告诫他不准再纠缠此案。象这样处理了不少倒地纠纷，使我区倒地运动在政策的威力与干部坚持不渝地执行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老贾同志特别爱护劳动群众，关心青年一代，经常去访贫问苦，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敬仰，有口皆碑。他到豫西专署后，曾不只一次地给他当年在四区联中时的学生谈话，有时召到专署，有时走访到家，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前途教育，指导学生们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当时学生郭颖生、贾协忠等，参加了革命工作，并随军南下。

在 狱 中

1945年9月皮部奉命南下，老贾同志因工作需要没有同大军南走。10月中旬他从张岭开明士绅张荫南家准备离巩东走时，不幸在七里铺渡口与新心中学搬迁的师生相遇（学校由神堤搬往北官庄），学生王泽民（高庙地主恶霸王定之子）刘毓东（西茶店地主刘子敬之子）发现老贾同志上船离岸，即报告老师许春永说：“船上那个胖子是八路军专员公署科长贾谦益。”许就问：“谁带的有枪？”在场的学生中常万春应声“我有”，常即将手枪拿出来，命渡船返岸，这一伙人上去把老贾同志捆住，押送到神堤刘家祠堂（当时新心学校校舍）并用电话向国民党县政府报告，就这样将老贾同志押送巩县政府入狱，（以上刘、王、许、常四犯于镇反中被镇压）。

老贾同志被国民党作为要犯关押审讯，刘毓东、王泽民也亲临法庭作证落供。然而老贾同志在敌人百般威胁利诱下，却泰然处之，坚贞不屈，只字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但为了在言词上还击敌人，却对个人的革命身份与革命事迹直言不讳。如在一次被审中，老贾同志理直气壮地回击敌人审讯：

问：贾谦益，你是共产党员吗？你在共产党内部任过什么职务？

答：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豫西专署任司法科科长。

问：你在专署都干了些什么？

答：这你们完全知道，问我干啥？不过你们不愿正视真理。豫西专署在敌后开辟根据地，是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抗日的，我干的就是这些事！

问：在涉村杀那些人是因为什么？尸骨都弄到啥地方去了？

答：那些人明的抗日，暗地却勾结日伪危害人民，应该杀，杀了为民除害。这些你们更清楚，问我干啥？

问：共产党员有多少人？

答：共产党员全中国都是。

大义凛然的答辩，大长了共产党员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气焰。

老贾同志经常鼓动同狱难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他看到有的人愁眉苦脸，甚至有的嚎陶大哭，就劝导他们：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敌人看守的要犯，你们看，我戴有八斤重的大镣，你们都没有。我是不行了。你们愁什么、怕什么！死又怎么样？人总是要死的，这样死，就是死得其所。革命是要成功的。你不是共产党员的话，更不要怕，应该与他们斗，告他们，不会写状子我给你写。在放风中，这些话谈的多了，就有不少人写状子，他都给写了。

当时米河的马迎喜也在狱中，他是被人陷害入狱的，说他通共产党，持刀杀害过马金寿等几个绅士，实际是在倒地中，地主马金寿和他结了冤，马金寿家里人借此报复。老贾同志根据事实替他写了上诉状子，告到洛阳，后来开棺验尸，验明马金寿的死是枪杀，不是刀杀，马迎喜打赢了官司。

在敌人的审讯中，老贾同志预知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并为期不远。当时他受到特

重刑具的折磨，生活上的虐待，精神上的恐吓，但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在监狱放风时，除给难友商量对策外，还拿钱让看守买肉改善生活。还风趣地对县东的马迎喜等几个难友说，我不会有几天，就要先走了。你们是县东人，离荣阳不远，我爱人张兰斋是荣阳人，你们有机会的话请给她送个信，让她给我收尸。

同狱难友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也都放弃了怯懦求恕的幻想，敢于斗争。在牢房每人只有一、二尺的地面，只能蹲着睡觉，就这还要再挤一点，让戴有重镣的老贾同志躺下过夜，表示对他的感激和爱戴。

英 勇 就 义

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早上，老贾同志从狱中被提出，声称要解往外地。他双脚仍拖着八斤重的大镣，双臂被反绑着，由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县警监押，步行数十里，于下午到小关镇。那天小关正是集日，街上人很多。老贾同志在监押的大声喝斥下，坚定从容，迈着被大镣磨的皮开肉裂顺脚滴血的双脚，一步一个血印的前进。时而他昂首挺胸，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而怒目唾骂国民党不抗日、勾结日寇、残害中国人民滔天罪行。满街老幼无不为其正义所感动，同时对县警皆怒目而视。相形之下，县警陷入了被审讯的人民法庭之中。他们除了狗嘶狼嚎的几声吼叫外，其它一切“威风”都没有了。老贾同志走到当街张正槐饭铺门口时，停住脚步，对张正槐说：“老张，随后给我弄条席！”说罢继续走着、呼着、喊着。当出了小关街到前纸坊时，县警驱散了当场的群众，并将老贾同志杀害在纸坊下边的河湾里（现在小关乡政府门前桥东）枪声响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仍然萦绕在广大群众的脑海中。贾谦益同志永远活在巩县人民心中。

（张廷珍：小关乡离休教师

马清湘：米河乡离休教师）

回忆我的父亲张雪林

张承琪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听说父亲在埋葬我祖父的第二天（在一九三七年）就离家出走的，走后音信全无。家中只有祖母、母亲和我的一个小妹妹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一九四二年灾荒严重，我们家是米面皆无，多亏外祖父收留，不然全家已成路旁饿殍。我常常想，父亲丢下堂上老母，膝下儿女到哪里去了呢？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冬天，我们家乡已经解放，突然接到从河北太岳区寄来的一封信，是从十多年前父亲离家出走时的通信地址“站街太和麻铺”转交的。从信中才知道他离家出走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随着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不能给家通信。这时，全家人非常高兴。从他的来信中我们才知道他早已是共产党员了，曾在家乡出生入死为党工作；后来，为了革命的需要，忍痛丢下妻儿老母远奔他乡。父亲知道我们长大了，常常来信教育我们，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教育我做革命青年，不要幻想靠当了共产党“官”的父亲找什么出路。在父亲的教诲下，我十八岁毅然走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战斗了五年多。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父亲在信中常常教育我，鼓励我，要求我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也时时以父亲的教诲严格要求自己。

一九五六年，我从朝鲜回国探亲，路过北京时，特意到父亲的所在单位探望父亲。那时他在交通部工作。在交通部的大门口，我们父子相见不相识。当互相知道关系之后，我热泪交流扑向父亲，父亲抑制住激动的感情，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孩子，你能走上革命道路，勇敢战斗，我很高兴……。”我在父亲那里住了二十天，弥补了二十年父子离别之情。

一九五七年，组织上决定我复员回乡。当时，因为母亲病故，妹妹随父生活，家中无人，我多么想让父亲在北京给我找个工作啊！他当时也完全有条件把我安排在他身边。但是，父亲严词拒绝了我的要求，他说：“国家还有困难，工业上多出二百多万人要下放。你是一个共产党员，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到艰苦的地方去，应该回到家乡去。”我又根据父亲的要求愉快地回到家乡。

多少年来，父亲在经济上很少支持我们，总是要求在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但是，他却是经常把钱寄到他下乡时的生产队，为群众解决困难。据那里的乡亲们说，收到他寄去的钱有五百多元，有时以无名信寄去的还未计算在内。而他的生活却非常俭朴，身上是旧衣，床上是旧被，没有任何好家具，只留下满满的几架书籍。

一九八二年二月，接到父亲不幸病故的唁电，我急匆匆赶到四川为父亲送葬。父亲的同事们也告诉我父亲生前不少的先进事迹，同志们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

的，我这一生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我深知他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更是对我亲切教诲严格要求的革命前辈。我要牢记父亲的话，在革命道路上勇往直前。

革命的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张承琪 一九三三年生，新沟村人，现在《站街志》编写组工作。

回忆父亲的革命活动

郝 聪 敏

我父亲郝纯铤原来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组织抗日救亡。1938年我九岁那年，他在偃师中山镇小学教书，靠近党，1939年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有一次，在×窑敌人准备逮捕他，有个姓马的告诉他“马上离开”，他脱险跑回家。在这以前，俺爹在家庙学，敌人就抓过他和石耀南。北山口有联络点，有人送信，石耀南从南沟跑掉，俺爹正在上课，见敌人来了，他从厕所出去跑掉了。（当时尚未入党，后到偃师入的党）

从偃师回县后，到康店教书。我父是东岳艺术师范毕业，好演话剧。1939年，通过地下党员徐宝森同志介绍，到魏风楼部队。接头人为杨纯甫（女，主任）、副司令殷景湖（地下党员）。魏问：“填什么职务？”父亲答：“上校参谋。”当时的任务是守黄河，有时带部队到华北打仗。1942年年终时，还在魏风楼部队。守河口时，得罪一些人，有人告我父贪污，魏风楼对我父有怀疑。灾荒年，家中无东西吃，送我和弟弟到魏风楼部队。（我父亲那时教随营学校），我和弟弟去了两三月，魏知道我家贫穷，才解除了对我父亲的怀疑。以后就离开了这个部队。

1943年，通过别人介绍，到郑荣师管区当宣传干事。缙云山（地下党员）的叔父为师管区营长，我父亲准备拉出来一个营。后部队往西边移动，我父和缙云山都一同去。部队后来溃散了，到新安、渑池，我父就被日本人抓住。1944年夏天，我父与缙先生化装跑回，后到北山口教书。（缙云山现在郑州补袋厂）

日本人来后，国民党派李中营为游击司令。我父与刘天若、老缙打入。我父为宣传委员，周克茂为大队长，郝光耀为中队长，准备组织学生，拉一部分人。有个张子英，说：“你不要太露骨了。他（指李中营）是翻脸不认人的，你不要接近他！”我父与缙先生就离开了。（刘天若仍留部队）

回来，就发动青年，组织青年救国会，我在校自发地组织读书会。

1944年7月，苑春芳来了，正式组织青年救国会。郝景周为主任，俺爹为宣传委员，苑春芳为组织委员。南山口学校实际已成为党的活动地盘。（孙克明从米河过来与

我父联系)

九月、种麦时，皮司令打了登封飞机场，就同王复汉（现成都军区司令员）、钟发生（现南京军区参谋长，已退休）从登封过来，打黑石关。张维汉、葛世俊（均为南山口人）都去了，我父和钟发生在司令部。消灭敌实力一个中队，解放民夫两千多。（因为敌人要西进，我们的目的是要破坏他修筑浮桥的计划）

有一天，徐自强（三营付营长）化装、身别手枪来找我父亲（我父按照上级交代的任务，囤粮食，买棉花，迎接部队过来），徐带一个排，一挺机枪，穿便衣。徐对我父亲说：“你家马上迁走！”随后就往老井沟迁。东西分散开，粮食全部叫部队吃。

十月份，成立抗日民主县政府。

在这之前，苑春芳去站街叫老薄（现在孝义刻章）去北官庄学校刻章。说定“一天给两天的钱”。走到北官庄附近，苑掏出手枪，说：“我叫你往哪儿往哪儿！”就到我家住下，秘密刻了抗日县政府和各部门的公章。

县政府成立后，接着，解散北官庄学校（日本人的联络点，薄逸波是维持会会长，校长张合志）。我父与徐自强亲自去，以两挺机枪押师生到老井沟，我父向他们讲话，指明道路，就让他们各自回家。

打尚义乡政府（地址在和义沟，乡长常建元）。我父与徐自强亲自下去，连人带枪拉上山。乡丁郝五周、郝忠义后也到山上参加了工作。绑了郝子钦，我父叫放开，晓以大义。开始他很硬，我父说：“你真不愿活时，”叫通讯员，“敲锣开会，群众叫放就放，叫杀就杀（你）！”后又劝他：“你不要当汉奸，就在这上面干！”后来开会。郝子钦在山上干了一段，犯了错误，就下山回家了。

打李中营，郝光耀（中队长，主力），活捉周克茂（大队长），我父亲打中铎。郝光耀带一个连起义，投我军后为中队长，后来作战很勇敢，打得很有名。

1944年，成立了独立团。徐自强为副团长，我父为县长兼独立团长。

1945年初，成立豫西军政干校（随部队）。我父要求去干校学习，为期三个月，我也随父亲去了。父亲在第八班，我在十二班。（康永富，又名田又生，白俊乾、张子英当时均在干校）。代理县长为吉树魁。

我父从干校出来，作统战部副部长，做过李清标（团队）等人的统战工作（攻心战）。后又担任文工团团长。

1945年四、五月时，王桂五跟王树声过来，接任我父的县长职务。

（郝聪敏：北山口乡西头村人，共产党员，革命残废军人（失明）。此稿由尚传统记录。）

忆巩县抗日县政府县长郝纯龢同志

张维汉

一九四四年夏初，日寇进犯豫西，国民党部队，节节溃败，广大人民沦于敌人铁蹄之下，痛苦不堪言状。时值郝纯龢同志从魏凤楼部归来，与我商量筹办私塾小学于西头张氏家庙，以教书为名，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

在敌人残酷统治下，青年人失学在乡，犹豫徘徊，无所适从。郝纯龢同志筹集书籍数百册，自己动手整理房舍，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借此宣传革命理论，讲授抗日救国道理，点燃了青年胸中抗日救亡烈火。

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白日跋山涉水，奔波于小关、米河、西村、侯地等地，夜晚归来起草水印宣传救亡传单，并利用种种社会关系，促使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青年，如张同育、张维汉、孟鹤荫等和在职之国民党军队的连长，（郝光耀）以及中心校校长（吴绍孔）都弃暗投明，走上革命道路。为很好组织青年发挥其作用，成立了抗日青年救国会，郝纯龢同志任主席。

该年七月份，中共巩县县委书记苑春芳同志来到巩县，长时间住郝纯龢家内，亲临学校召开青年救国会员大会，作形势及任务的报告，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为迎接大军过河，在郝纯龢同志带领下，会员们情绪更加高昂。我和郝纯龢同志前往原国民党三支队李中营部找到郝光耀，弄枪八支，手榴弹若干枚。会员手持武器夜晚监视地主恶霸活动。另一方面郝纯龢同志又布置会员葛世俊、王心德在西头集上收购棉絮两万多斤，以解决部队渡河后过冬之用。

九月间皮部过了黄河，虽然天寒，军队粮棉早已筹妥。这时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抗日救国热情，部队不顾疲劳进行了夜袭黑石关的战斗。这次战斗中，郝纯龢同志亲自与会员葛世俊前往黑石关侦察地形及敌人的部署，夜晚布置会员作向导，顺利地解放给敌人修铁路的民工两千多人，打乱了敌人西犯计划，也大振了我巩县人民的抗日士气。

这次战斗，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对人民的迫害就更加残酷了。为更好地领导人民抗日斗争，巩县县政府应时诞生。郝纯龢同志任抗日县政府县长。葛世俊担任县政府军需，吴绍孔担任抗日第二区政府区长，王心德担任独立团事务长，我派到抗日县政府工作队，王春钊担任独立团排长。青年救国会会员大都参加抗日县政府的工作。

郝纯龢同志担任县长以后和苑春芳政委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一方面竭力贯彻党的倒地政策，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一方面协助八路军彻底肃清豫西企图叛国投敌的顽匪李中营、姚云亭等部，很快使巩县抗日局面展开。

郝纯镛同志不愧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为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拯救巩县人民跳出敌人的苦海，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应载入巩县史册。

烈士郝纯镛同志碑铭

郝纯镛同志永垂不朽

郝纯镛同志一九一四年生于河南巩县南山口村，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在四川省成都病逝，享年六十七岁。郝纯镛同志毕业于河南艺师，曾任中学美术、音乐教师数年。于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一九三九年在偃师县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任巩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独立团团长、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统战部副部长、中原部队二旅文工团团长。建国以来，曾先后在四川省武胜县、仪陇县、南充军分区、省文化局、省博物馆担任政治委员、部主任等职。

郝纯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人斗争勇敢，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他性格豪爽，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在阴霾四伏的十年动乱中，他忍辱负重，坚信马列，刚直不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他虽死犹生，浩气长存，是我们党和全县人民永远怀念和学习的光辉楷模。

巩 县 人 民 政 府

郝子昆书丹

张茂刻石

立

公元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

（抄自烈士陵园碑记）

阎作霖事略

白凤楼

阎作霖，字润沧、乳名喜，生于1887年，卒于1913年。河南巩县北山口人。其父兄虽然务农，但很重视知识，对先生好学成名，关系很大。先生幼年发奋读书，力求上进，在当时目睹清政府腐败，受辱于外敌，心情异常愤恨！初则外出求知，家庭不许。继而请与他父最知己的刘某（刘育才的父）向他父亲说情，才允许外出。在1907年，入开封陆军小学四期学习军事。由于努力学习，各种课程均列前茅。在学习中深钻革命理论，倍悉民间疾苦。认识到不革命，国家不能自主，不革命，民族不能自立，国势危亡，即在旦夕。于是和各同学走上革命大道。

先生入学三载，毕业在即，此时正值南北议和，清帝退位。据常住郑州市近百岁的秦鼎新老先生说：“民元，豫都张镇芳召集四、五两期学生到开封举行毕业典礼。发给毕业文凭后，因第一（清河），第二（武昌），第三（南京），第四（山西姚村）四个陆军预备学校均未腾出，又命令四、五两期学生各回原籍待命”。

阎先生返乡后，不愿虚度时日。民国初建，兴革在即，应县众推举任县蚕桑校长兼理县立一小体操教员。在校余年，治理校务，井然有序。民国二年七月，奉召升入南京第三陆军预备学校，临行前师生难舍难分。据李泽斌兄（南官庄人，现年八十一岁）说，巩县县知事嵇子美设宴欢送先生。他父李叙五当时任该校教员作陪。

据阎先生的继子说：“我前年曾亲谒秦鼎新老先生，他说我继父到汴集合后，集体南行到达江岸，闻黄兴在南京独立，李烈钧在江西起义，护送员有难色。四、五期同学强迫护送员过江。至下关看到讨袁军旗帜迎风飘扬，我辈皆欢呼若狂。当径夏述唐同志介绍，黄兴派路孝忱把我们编入讨袁军教导队，住南京第三预备学校。民国二年七月黄兴派四期毕业学生三人、五期毕业的三人。四期的有杨体锐（字子英，孟津人），阎作霖（字润沧，巩县人）于光道（字化卿，伊阳人），五期的有彭翼东（字绍楼，息阳人），夏光明（字焕三，息县人），周景文（字郁斋，豫西某县人）。这六位代表持黄兴亲笔密信前往豫陕联络张钫、张凤翔、刘镇华讨袁”。

阎作霖、杨体锐等到洛阳后，首先去见刘镇华，以为他曾同张钫等人士，1911年在河南潼关响应孙中山举义旗闹革命，促成共和，一定会大力赞助。谁知奸雄处世，面善心狠，竟昧尽天良，暗下毒手。据闻刘镇华接见阎、杨等时，他的幕僚刘镜湖先生亦在侧。刘镜湖是刘镇华的老师，也是阎作霖的老师。阎先生临行时专谒刘镜湖老师。刘镜湖即时指示速行，恐有意外。阎先生知事有凶险，即速离开虎穴。谁知在火车上竟被擒

警用照片对照拿获。两面派的刘镇华，为了谋取高位，竟将密函送呈叛国叛党的袁世凯，命令其爪牙河南巡抚张镇芳，将阎等非刑拷打。但烈士们意志坚强，赤胆忠心，不畏刑，不怕死，声声骂贼，至死不屈。阎先生死后，他侄阎凯旋，乡亲崔幼卿等接尸回来，痛陈审问经过，乡人闻之悲哀不止。我常听张仲鲁、刘锡五，张国光陈述：阎先生生前在县教书阶段，爱生如子，勤奋好学，鼓动革命，时刻不懈！常告学生们说：“你们要努力充实自己，为国救民，否则，国亡，家破，受辱于敌，岂能安身！”阎先生虽死，精神仍然存在。他们还谈到阎先生在洛阳被暗算后，由洛押汴，在黑石关车站，忽然看到先生在车上被军警看守着，以手暗示不要答言。后来才知道先生在车上被人用照片对证后就监视起来。据张轸先生在辛亥革命回忆中曾说过，“陆军小学同学，于民国二年（1913年）大半参加二次革命。彭少楼、夏光明于民国二年为张镇芳杀害。于光道、杨体锐、阎润沧为刘镇华杀害。”最近李国强查阅辛亥革命时期河南出版发行的《时事豫报》1913年8月5日第一版上发现一则非常珍贵的史料，黄兴致农民起义领袖白朗信的影印墨迹。其中有“……

现在阎润沧、夏焕三二君进谒台端，希予接见，俾资进行，临风向望，不尽欲言。此请勋安！

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七月廿日。”

黄兴致白朗的信，是阎作霖被捕时从身上搜出来的。

以上关于阎作霖先生的事迹，除以往听到乡亲长者讲述其生前奔走革命，培育人才，事迹很多以外。在近几年来，又得到秦鼎新老先生发表的辛亥革命回忆及李国强的查考，东拉西扯，写了这一篇以为纪念，务希知情者增美斧正。

有关阎作霖史料

阎培元供稿

(一)

秦公鼎新者河南省汝南县人，乃我继父作霖公之同学也。现年九十六岁，任河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曾毕业于陆军小学，在民国二年去南京升学时与继父作霖公及该校四五两期同学一起前往。关于我继父如何参加革命知之颇详。兹将他的回忆记录下来：

1. 民国元年，豫督张镇芳召集回了陆军小学四、五两期到开封举行结业典礼，发给文凭后，因一二三四期陆军预备学校，暂未腾出，又令四、五两期同学各回原籍待命。到民国二年七月（1913年7月）召集该两期同学升学南京第五预备学校。到达南京时，闻黄兴在京独立，李烈钧在江西响应，护送员有难色，我四五两期同学，因辛亥起义，河南前期同学升学武昌第二预备学校者，只有孟长令一人参加，余皆逃散，引为奇耻大辱。这次闻黄兴独立，均甚振奋，强压护送员开船前进。比船抵下关，望见讨袁旌旗迎风飘扬，同学们欢呼若狂。经夏述唐同志介绍，黄兴派路孝忱把我们四、五两期同学完全编入讨袁军教导队营，住陆军第三预备学校。这是参加二次讨袁活动的前段情况。

2. 我四、五两期同学编入讨袁军教导营后，选派代表六人赴豫、陕联络刘镇华、张钫、张凤翔等讨袁。四期同学杨体锐（字子英）孟津县人，阎作霖（字润沧）巩县人，余广造（字化卿）宜阳县人。五期同学彭翼东（字少楼）息县人，夏光明（字焕三）息县人，周景文（字郁斋）豫西某县人，以他六人为代表，黄兴亲笔写信交给他们携带赴陕联络刘、张等人，共同反袁。

(二)

新发现的黄兴致白朗仗形印戾文

李国强

最近笔者在查阅辛亥革命时期河南出版发行的《时事豫报》时，一九一二年八月五日第一版上发现一则非常珍贵的史料——黄兴致农民起义领袖白朗信的影印墨迹。兹将

原文抄录于下：

“敬启者：

自足下倡义鄂、豫之间，所至风靡，豪客景从，志士响应，将来扫清中原，歼灭元凶，足下之丰功伟烈，可以不朽于后世。现在东南各省均已宣布独立，江西战胜袁军五次告捷，苏军在徐州与袁军酣战亦获胜利。现在北有蒙警，苏赣又合力进攻，袁军大兵分道南来，内地空虚，乘虚直捣，必获胜利。足下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可以断彼后援（注：原文在断彼后援右侧又写有“窥取豫州”四字）若能多毁铁道，使彼进路阻碍，为功实非浅鲜，抑有进者，此次行师，专为讨袁，以谋吾民之幸福。足下饷械，两无接济，刍粮所出，不能不稍取于民间，然必义不苟取，师出以律，无伤地方恶感，使人人晓然于吾辈之举动，实有吊民伐罪之意，则士民乐服，响从者众，而大局有可以挽回矣。现有阎润沧、夏焕三二君进谒台端，希于接见，俾资进行。临风向望，不尽欲言，请勋安。

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七月廿日”致白朗这封信是影印登在《时事预报》上的，该报是当时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振芳的口舌。一九一三年八月五日该报第一版几乎用了一个整版的位置，刊登黄兴致白朗的这封信。该报上方用大字通栏写着“黄白二匪通信”右侧写着“叛党实据”左侧写着“内乱铁证”，中间是影印的原信手迹。

在该报的左下侧，还影印了黄兴致白朗的信封正面和反面。正面中间用毛笔竖写“白永丞先生收，（注：白朗又名白永丞）并有“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缄”字样；反面盖着“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关防”篆刻印章。

黄兴致白朗的这封重要信件为什么落到了敌人手呢？这是由于当时白朗起义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转战于豫南、豫西山地，出没无常，送信人是很难和他接上头的。而当时河南都督张振芳为了扑灭河南地区的革命斗争火焰，在全省各地都派了军警特务，并组织女侦探队，专为侦探白朗和革命党活动，稍有可疑，即速逮捕枪杀。一九一三年八月四日河南都督府军法处，一次就枪杀十三名反袁军制的革命党人。其中就有黄兴派回河南给白朗送信不幸被捕的阎作霖。兹将《时事豫报》八月五日刊登的供词转录于后：

阎作霖即阎润沧，年二十四岁，巩县人，供认与杨体锐（注：杨与阎同日被害）等投效黄兴，带有黄兴致白朗的信，担任回至洛阳联络镇嵩军并约会刘果（刘果号培芝，洛阳县人，与阎同日被害）带同杨体锐等前往运动白朗先打河南府，占据独立，接应南军，再运动荆轲关军队，扒了汴洛铁路，抵挡省内军队，未及举事即被拿获等情不讳。

黄兴致白朗的信正是从阎作霖被捕时从身上搜出来的。

顺便提一下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上登载的黄兴致白朗的信文前有下列说明：开封获匪阎作霖，搜出带有黄兴致白朗一信，补记于下：这封信很可能是从《时事豫报》上转抄的，由于抄者不慎，有几处错抄漏抄的地方。

一九八〇年七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白朗起义》史料汇编中，编者又从《大公报》上将这封信照录，结果以讹传讹。笔者根据原信影印墨迹予以更正。

1. 在“现北有蒙警赣又合力进攻”句中“赣”字前边漏了一个“苏”字。

2. 在“苏下餉械两无接济”句中不是“苏下”而是“足下”。

3. 在“现有涵润沧”而是阎润沧，而阎润沧也就是被敌人杀害的阎作霖。

(三)

《民国巩县志》记述

阎作霖字润沧，北山口人，性激烈，做事勇敢，不畏险阻，民国二年毕业于陆军小学，侧身国民党，竭诚奔走，诿机事不密，竟罹法网，临刑犹慷慨宣布宗旨，浩气凛然，时年二十四岁。

(阎培元：北山口乡北山口村人，75岁，阎作霖继子。)

先父李显白公传略

李秀歧

先父显白，字丕卿，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而卒于民国元年夏，按年推算距今已一百一十六年。

他是清生员，受康梁维新派的感染，而参加维新活动，继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派之影响，而参加辛亥革命队伍。其参加同盟会与否，我不能肯定，总之在当时是头脑较新的革命派人士。

他的事迹，我先略略说说：他夺过巩县义里下五甲局子政权；办过科举后的新式在全省范围内少有的工业实习学堂，提过北宋皇陵隙地六百余亩，作办学基金；他又提过邵苏村玉晨观火神庙庙产数十亩来扩充；他又告销掉当时驿站马号供应的麸子饲料两项。更可称道的事迹是在和旧顽固派势力的斗争上。结果在辛亥革命时期，旧派以刘村刘作训为首，利用土匪于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二十二日晚，将我父绑架于洛水之滨，惨杀后而投诸河内。当时省当局已委我父主持“巩县事务所”（和旧县参议会，和现在的县人代会性质略同），报马未报我父已遇害了。上边闻知，于二十四日派巡防营毛庆林和另一管带夏某剿办。炮打干沟寨，匪首张华南、刘炎等尽戮。余众匪逃陕北黄龙山为寇，后被镇嵩军刘雪亚收服，马水旺等即此股也。土劣被法办，多死于狱中，这是事之大略。

一、办学堂。现在一说办学堂，觉着很平常，在当时却如“卫星上天”，稀奇得很。清光绪和慈禧回銮之后，闹假立宪，来缓和矛盾，废科举，办学堂来代替开科取士制。我父主张不办普通学堂，要办工业学堂，当时在全省范围内根本没洋学，别说机织染色